

曲 藝

李逵奪魚

(山東快書)



山東省戲曲工作組整理
山東人民出版社

T239.67

內 容 提 要

「李逵夺魚」是「水滸」中的一段。描寫李逵在江州与宋江相見，要請宋江吃魚，就到江上去買，但錢已周濟別人，李逵为夺魚而与浪里白条張順在潯陽江相斗的故事。

这是山东快書优秀的傳統節目之一，現經整理，內容生动，可供演唱。

李 逵 夺 魚

山东省戲曲工作組整理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东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山东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山东分店發行

*

書号：1455

开本787×1092 1/32·印張 8/16·字數：13千

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統一書号：T 10099.411

定 价： 七 分

表的是山东自古出好汉，
有一位英雄出在沂水縣，
家住百丈村里門朝南，
姓李名逵威名傳。
黑李逵生來愛喝酒，
动不动就是兩三罇。
性情粗暴如烈火，
愛打不平惹禍端，
為不平殺人闖了禍，
懶打官司離家園。
李逵流落到江州地，
他就在長街來賣拳，
戴宗愛他的拳腳好，
領着李逵把家還，
兩個人拜了仁兄弟，
黑李逵才当了个牢頭管南監。
这一天李逵喝了五斤酒，
只覺着酒興不足心里煩，
晃里晃蕩大街上走，
還要到酒樓把酒餐。
黑李逵正然往前走——
猛聽見一陣哭聲在耳邊。

李遠睜開醉眼看，
見一個白髮的媽媽跪街前，
在左邊跪着個小小五六歲，
在右邊跪着個小妮十二三，
老媽媽冲着行人直磕頭，
娘兒仨哭的淚不干。

李遠說：「人不傷心不落淚，
娘兒仨爲啥哭的這樣慘？」
媽媽聞听抬頭看，
抽抽打打說不全：

「好漢爺！不能提俺哭的么，
俺娘兒三個太可憐……」

李遠說：「老媽媽，別哭啦，
把你的冤屈對俺談，
要是那惡霸強梁把你害，
逮住他抽筋扒皮把眼剜。
要是那州官貪贓冤枉你，
我堵着衙門罵八天。
不是鉄牛說大話，

千斤的担子我敢担！」

媽媽搖頭說：「不是，
都爲俺想着回家沒盤川。」

李遠說：「老媽媽你是哪里人啊？」

媽媽說：「家住山西太原府。

山西太原遭荒旱，

俺全家逃荒到此間。

俺的兒一場大病死的苦。

这才是揚子江心翻了船，
閃下我老婆沒依靠，
舍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憐。
万般到了無計奈，
才跪到大街求盤川。
可憐俺跪了兩天半，
沒有人肯舍一文錢。
好漢爺，你替俺想一想，
看看俺作难不作难？」
哀告的李達心一动，
猛想起自己的老母在家園：
李達我闖禍离家下，
我的娘白髮蒼蒼誰照管？
人比人心比心都是一樣，
怎叫我李達不心酸。
照着腰里摸一把，
兜里的銀子「忽拉」干：
「老媽媽这十兩銀子当路費，
那些零碎的，
你買办行囊換衣衫。」
黑李達遞過去銀子揚長走，
老媽媽接過來愣了老半天。

（白）老媽媽在这大街上跪了兩天半啦，沒有人給一个錢，今天李達是傾囊相助，老媽媽一看这么多銀子，不由的一怔，心里話这世上还真有这雪里送炭的好人啊！

人里头数着这个黑漢好，
搭救俺一家三口活命还。

老媽媽攆着李達把恩公叫：

〔恩公啊！

把你的姓名告訴俺。〕

黑李達聽見只當沒聽見，

迈开大步走的欢。

向东一拐抬头看，

酒楼不远在面前，

掌櫃的一見李達到，

慌忙打躬又抱拳。

〔哟！鉄牛哥，你來啦！

伙計們快把座位搬！〕

李達倒說：〔慢着点！

你这个做事不休面，

往日我吃酒在樓上，

今一天不讓我上樓為那般？〕

（白）掌櫃的聞听此言，滿面陪笑，叫道：〔鉄牛哥別生氣，今天這樓不能上啦。〕

〔怎麼不能上啦？〕

〔人家包下啦。〕

掌櫃的說：〔你在这里湊付着喝点吧，

樓上有四位英雄把酒餐。〕

李達聞听把眼瞪，

〔什么人飲酒敢佔我的先？〕

（白）掌櫃的說：〔你別瞪眼，實話給你說吧，你厉害呀，那樓上喝酒的也不好惹……〕

啊！李達氣的嗷嗷叫，

連把掌櫃的叫几番：

「是什麼人？你告訴我

我和這小子比比拳！」

掌櫃的說：「頭一位神行太保叫戴宗。」

（白）「噯！不是外人，那是俺哥。」

第二位是山東來的老客官。

（白）李逵說：「山東來的是俺鄉親，這人是誰？」

掌櫃的說：「這個人的名頭大

提起來能遮山東半个天！」

（白）「咳！別羅嗦！你快說到底是誰呀？」

「姓宋名江人稱及時雨，

江湖上誰不知道黑宋三！」

啊！李逵聞听宋江到，

端起个膀子「合閃」兩「合閃」，

掌櫃的一把沒拉住，

黑李逵噔噔噔來到樓上邊。

桌子前面下了跪：

「三哥哥在上我問安，

問了聲三哥你可好？

家里爹娘可安然？

三哥呀，我盼你好比旱苗盼春雨，

沒想到今天相會江州關。」

宋江站起來忙伸手，

「起來吧，兄弟們見面不必謙。

咱在哪里會過面？

原諒我一時記不全，

你貴姓大名對我講，

叫我聲三哥不敢担。」

戴宗一見李逵到，
叫了聲：「三哥聽我言，
鉄牛跟你是同鄉，
他就是黑旋風李逵到這邊。」
噢！宋江聞聽李逵到，
慌忙上前把他攙。
「好兄弟，快起來，快起來！
咱坐在一起喝半天。」
拉的李逵猛一站，
宋江一見真喜歡，
見李逵凜凜身材夠滿丈，
生就的肚大腰圓膀子寬，
豹子頭，大環眼，
扎撒鬚鬚擋在胸前。
聽說他斗牛曾把牛打死，
叫我看鉄牛的外号不虛傳：
「賢弟呀！相會沒有別的敬
我敬你三杯一氣干！」
黑李逵一氣喝了三杯酒，
他把那黑眼翻了好幾翻。
「哎，三哥哥，你不是在鄆城當押司嗎？
為什麼戴着鎖一盤？
你到底犯了什麼罪？
穿着一身紅衣衫？」
宋江說：「賢弟呀，別提哥哥犯的罪，
我這個犯罪不體面，
皆因為赤髮鬼劉唐把書下，

晁蓋接我上梁山，
也是我粗心丟了招文袋，
閻婆惜拿着書信要見官，
我一怒殺了閻婆惜，

落了个充軍發配江州关。」

（白）李逵說：「殺了多少？」

宋江說：「殺了一个。」

「噯！你別說殺了一个閻婆惜，
殺了娘娘也算完。

三哥你充軍到这里，
咱單看州官怎么盤，
当堂开銷你的案，
滿心里有話咱不談。

萬一堂上問不好，
單等着譙樓鼓打三更天，
鼓打三更過半夜，
兄弟我手提板斧去殺官，
殺官造反刼了獄，
我背着哥哥上梁山。」

宋江搗住李逵的嘴：

「兄弟你切莫胡亂言，
你可知隔牆有耳听了去，
惹出亂子更麻煩。」

李逵聞言把解差看，

（白）他才看見哩！

攥着个拳头要上前。

戴宗一見忙攔擋：

「兄弟呀，莽里莽撞理不端！」

這兩位是朋友，

一路上照顧三哥甚周全。」

李逵說：「只要待承三哥好
到这里吃的喝的我拿錢！」

倆解差吓了一身汗，

忘了吃飯光楞在那里打战战。

宋江說：「大家坐下快喝酒，

兄弟們啦啦家常划会子拳。」

李逵聞听往桌上看，

啊！为什么酒少菜也殘？

手拍桌案把堂倌叫：

「急速与我把酒菜添！」

哎！戴宗哥，江州地方出好魚，

为什么

不弄条金色鯉魚給咱三哥哥嘗嘗鮮？」

戴宗說：「酒館里魚都賣完啦，

改日再吃也不晚。」

「噯！」李逵說：「三哥哥等等我，

兄弟我大街把魚穿。」

黑李逵說着把樓下，

真不巧街上的鮮魚也賣完。

街上沒魚市上找，

市上沒魚到江邊。

（白）对！江邊去。

來到了江邊抬头看，

上水里刷啦啦飄來了一只船。

來的是浪里白條叫張順，

自幼打魚混吃穿。

提起此人水性大，

不吃飯能在水里呆三天。

这一天打的魚不少，

賣魚來到大江邊。

李逵这里高声喊：

「冲過來！冲過來！

買几条鯉魚就酒餐。」

船到江邊攏了岸，

張順忙把跳板穿，

李逵一見不怠慢，

一縱身，走！哎，一撩衣裳上了船。

李逵到了船頭上，

照着艙里留神觀：

這一筐是金色鯉，

不愣愣鱖魚也怪鮮。

（白）好魚呀！好魚！

黑李逵这里一弓腰，

伸手就把柳條掂，

哧哧哧把鯉魚穿了十四五，

又把鱖魚穿了十二三。

照着腰里一伸手，

呀！腰里沒剩分文錢。

（白）這怎麼辦呀？

李逵这里面帶笑，

笑嘻嘻的把話言：

「打魚的大哥，对不起！」

今天吃魚沒帶錢，

你在江边等等我，

回去拿錢把你還。」

李逵說着剛要走，

張順伸手把他攔：

「我賣魚從來不賒賬，

想着吃魚得現錢。

要走你把魚留下，

再不然扒下你的皂布衫。」

李逵說：「我還跑了你的賬嗎？」

張順說：「說不定黑小子誠心來訛俺。」

一句話撞起李逵他的火，

黑眼瞪的滴溜圓：

「不讓我拿魚我不惱，

好不該出口伤人作踐俺！

好小子，你再說一声把錢要，

呸！我揍你頓皮鎚当了錢！」

張順听說要打架，

招着腰微微冷笑站船前。

（白）「嘿嘿嘿……」張順听說要打架，也不答話，一声冷笑，双手招腰，就这个架的往船头上一站。

李逵一看这架式，魚是拿不走啦，架是非打不行，咳！反正是打啦，我把大魚給他穿走，小魚給他傾倒江里，打个值当的。对！

黑李逵想到这里不怠慢，

伸手就把魚筐端，

端起來忽啦一聲江里倒，
連把小魚叫一番：
「叫小魚，快点跑，快点跑！
你在江里長二年，
你在江里長大了，
黑爺爺吃酒再嘗鮮。」
那一些小魚得了水，
擰了擰尾巴竄了圈。
黑李逵把兩筐小魚傾了个淨，
把張順气了个火燒天：
「黑小子！別仗着你的个子大，
是英雄敢到江涯比比拳嗎？」
李逵說：「你小子有胆頭里走，
黑爺爺覺着打仗比蜜甜。」
這張順一个箭步把船下，
黑李逵打了个飛腳下了船。
黑李逵扒了个大光膀，
這張順頭上摘下草帽圈。
兩個人抱腕說了声：「請」，
叭叭叭就在江涯打开了拳。
這張順八步趕蟾冲天炮，
黑李逵七星上步拉單鞭。
這張順泰山壓頂往下打，
黑李逵霸王舉鼎往上翻。
黑李逵使了个掃膛腿，
這張順旱地拔葱猛一蹶。
乖乖！

躡躡跳躍二十趟，
並沒分誰輸誰贏誰佔先。
這張順使了个窩里發炮，
黑李逵閃身躲开了拳。
上边使了个單採耳，
下边一腿鉤連環。

(白)你倒下吧!

張順管上沒顧下，
叭! 咣啷摔倒大江边。
黑李逵使了个張飛大騙馬，
照着个脊梁掄开了拳。
李逵說：「小子，叫我吧，叫我吧!
你叫我三声李爺爺，
我把你小子饒上船。
不叫我三声李爺爺，
把你个小子砸癱瘓!」

嘿! 你別看張順下边挨着打，
气唬唬的把話言：

「黑小子要打尽管使勁打，
叫爺的漢子不是咱。
你叫我三声張爺爺，
翻翻身叫你揍八年!」

啊! 揍八年?

李逵聞听心暗想，
这个小子真難纏，
有心把他來打死，
我与他沒有仇和冤，

有心放他把船上，
他連句軟話也不肯談。

李逵这里一回头，
怎么那么巧身旁有塊半頭磚。

（白）「我叫你硬，拳打你不怕，我拿磚頭砸你，你多
僭說了軟的，我多僭放你上船，對！」

李逵探身去摸磚頭，微微的一欠身，張順覺着上面这么
一松快，「噯！這一下子就得練六年。

李逵欠身摸磚頭，
這張順腿底下鯉魚打挺猛一蹶，
你說張順有多愣，
兩丈多远，他這一蹶就上了船。
張順來到船頭上，
低下頭來打算盤：

（白）這是來賣魚呀，大魚叫人家穿走，小魚倒在江里
啦，一要錢挨了頓揍，我闖蕩潯陽江沒丟過這個人……哎，
有了，我把他誑到船上，到水深的地方淹淹他，出出這口
氣，對！

張順主意已拿定，
唻的聲扒了白布衫：

「黑小子，旱地上打架不勝你，
是英雄敢上我的船嗎？」

李逵說：「你覺着水里本事大，
你不知爺爺的大門靠江邊，
我一天三遍水里來洗澡，
扎蒙子打撲咚會的全，
龍王爺常陪我喝酒，

喝醉了抓住夜叉打頓拳……」

(白)「說大的沒用，有胆量你上來呀！」

李逵答应：「我就去！」

上船晚就算我不沾。」

你說李逵有多急，

將身一縱上了船。

張順見他把船上，

拿槁撐船下正南。

李逵說：「这里不打哪里打？」

(白)「这里水淺。」

「哪里去？」

張順說：「咱上正南黑龍潭。」

江水無風三尺浪，

一刹时开到黑龍潭。

張順站在船角上，

脚底板「合閃」几「合閃」，

脚底板下一使勁，

不愣愣，把小船關了个底朝天。

李逵虽說会点水，

在这大江里可不沾絃，

底下伸脚夠不着底，

上边伸手沒么扳。

黑龍潭水深流急浪又大，

冲的个李逵直打旋。

張順水底拈住李逵，

把李逵浸到水里边。

(白)李逵多少会点水，不愣了半天，好容易把头伸出

來啦，哎呀，这可松口气，張順用手一按：

〔你再喝几口吧！〕

〔喝就喝呢！〕

黑李逵無奈張开嘴，
把肚子喝了个繃繃圓。

这一个黑的似黑炭，

那一个白的像雪团，

一黑一白攪一塊，

在碧波浪里上下翻。

這張順踩着水露着头，

笑嘻嘻的把話言：

〔黑小子你在旱地是英雄，

怎么的倒在水里軟如棉？

叫我吧！叫我吧！

叫我三声張爺爺，

我把你小子救上船；

不叫我三声張爺爺，

我淹到你江里喂老龜！〕

李逵这里喝着水，

嘴里头唔唔啦啦說不全：

〔別看爺爺喝着水，

叫爺的漢子不是咱，

你叫我三声李爺爺，

我把这五湖四海的水喝干，

喝干了五湖四海三江水，

我叫你打不得魚也撐不的船！〕

張順聞听心好惱，